

踏浪

Talang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仲生鹏 著

踏浪

Talangs

仲生鹏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沈阳 ·

© 仲生鹏 201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踏浪 / 仲生鹏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313-4564-0

I. ①踏… II. ①仲…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9833号

踏浪

责任编辑 黄 梅

责任校对 王玉坤

装帧设计 冯少玲

幅面尺寸 170mm×240mm

字 数 316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3月第1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4564-0

定价:33.00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414-4871130

目录

蝴蝶梦中家万里.....	001
银烛秋光冷画屏.....	017
人似秋鸿来有信.....	031
纷纷轻薄何须数.....	046
少年心事当拿云.....	061
海天愁思正茫茫.....	075
东边日出西边雨.....	090
春心莫共花争发.....	105
今年欢笑复明年.....	120
自将磨洗认前朝.....	135
海鸥何事更相疑.....	148
夜吟应觉月光寒.....	162
沧海月明珠有泪.....	177
辨材需待七年期.....	192
君向潇湘我向秦.....	209
断无消息石榴红.....	223
他生未卜此生休.....	239
重见云英掌上身.....	254
小姑居处本无郎.....	270
一夜芙蓉红泪多.....	286



蝴蝶梦中家万里

001

蝴蝶梦中家万里

高考之后，每个人都在做什么呢？

在扩招之前，在留学潮之前，在互联网尚未问世的那个遥远年代，高考被称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何况，这还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奈何桥。一股劲闯过去了，就有了转世投胎的机会，享尽尘世的荣华富贵；而不幸掉下去呢，就注定沦为孤魂野鬼，别说亲人了，连影子也嫌弃主人，不肯一起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

不过，作为一条连逆鳞都冒出来了的鲤鱼，赵家鸿可以轻松越过龙门。可即使如此，在尘埃落定之前，总有一段难熬的日子。于是，百无聊赖之下，他只好望向窗外出神。小小的庭院中，喜旱的月季正开得艳，耐寒的秋菊结了蕾，而豌豆藤已经爬到了电视天线上，正对着晴空吹出各色小喇叭。突然，一阵高亢的诵经声传来，是东郊的清真寺在午祷，而南门文庙的风铃也不失时机和鸣了起来，惊起了檐下的一群雨燕。这一片嘈杂，让他的心情骤然烦乱起来。

赵家鸿之所以情绪不佳，是又和父亲怄气了。青春期的男孩都有点叛逆，但一般不过是蜜蜂的尾刺，冷不丁蜇一下，谁想到赵家鸿竟然是一枚毒刺导弹！几年来，父子间的冲突几乎无日无止。儿子欺负老爹面硬心软，不断得寸进尺，以至于赵逸民想看一看儿子的成绩单，还得去找班主任——这对一位校长来说根本不是难事，却绝对难堪。此事一传开，大家都笑赵校长



一向鼓吹“个性化教育”，没想到儿子叛逆得都反人性了，可谓说嘴打嘴。

现在要报高考志愿了，赵家鸿自感羽翼丰满，这局牌也到了掀底的时候了，如果不借此机会把老爹惊个跟头，那可就有虎头蛇尾了。

“你为什么要去大连呢？”果然，只看了表格一眼，赵逸民就眉眼错位，连头发都根根直立了起来。

“我想看看真正的大海。”赵家鸿已经在凉州度过了十八个年头，可他只见过两种“海”：一个是远在中蒙边境的居延海。不过，这个名载《史记》的大泽，早就没了芦苇摇曳、雁来雁往、鱼虾跳跃的景象，只剩下了一层亮晶晶的盐壳；另一个是近在咫尺的腾格里大沙海，它正从三面蚕食这片河西走廊的绿洲，扬起的尘沙不时从古城上空呼啸而过。

“沿海城市很多，比如上海了，厦门了，青岛了，为什么非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呢？”赵逸民的质疑并非没有道理。在习惯了炎风丽日、甜瓜肥羊、杨柳甘泉的西北人眼中，东北简直和西伯利亚一样空寂寒冷，民间谣传冬天屋外撒尿也要拿根棍子；而大连呢，更是一座伫立在天尽头的悬崖孤堡。

“您不是常教育我‘好男儿志在四方’吗？大连是开放城市，适合年轻人大展拳脚；星海大学虽然名头比不上那些百年老校，可是学风正，管理严，最对您的胃口了！”赵家鸿口中面面俱到，一本正经，其实真正令他动心的，是招生简章上一张方寸大小的美人鱼照片。虽然容貌朦胧，曲线含蓄，连鱼尾的分叉也看不清楚，却足以激发一个边城少年的无穷遐思。说完之后，他还不忘见缝插针地刺了父亲一句：“——再说了，我远远地走了，就不再招您老烦心了！”

果然，赵逸民被噎住了，镜片后的目光也变成了一片混沌。一边的赵母满脸忧色，不知该支持谁才是。她当然不愿意心肝宝贝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可是，当这个孩子呱呱落地的那天起，就注定了远走高飞的命运。要不然，丈夫为什么偏偏给他起一个“鸿”的名字呢？

“花儿开得不错呀！”院门哐啷一响，传来了一个洪钟般的嗓音。赵母一听，连忙掀开门帘迎了出去，而一向郁郁寡欢的赵逸民也露出了笑容。能够不敲门就直接闯进赵家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自己的老同学章天一。

挺胸凸肚的章天一走进来，客厅犹如发生了日偏食。才和主人寒暄了两



句，大笑已经震得四壁回音阵阵。这样爽朗的客人到哪里都受欢迎，可不知道什么原因，赵家鸿却对他敬而远之。依礼问安后，他的目光落在了章天一的身后。“怀玉怎么没来呢？”“他哪有你这么出息？分数没上线，不好意思见人，正在闭门思过呢！”章天一用肥厚的手掌亲切地拍打着赵家鸿的肩膀，令后者立马缩了一截。章天一这个人最令人佩服的地方，就是什么都看得开。如果换了别的家长，眼见人家的孩子飞上枝头变凤凰，难免会心理失衡。

还没等赵逸民开口催促，赵家鸿已经溜得没影子了。宾主坐定之后闲谈，当章天一在得知贤侄的鸿鹄之志后，当即惊叫一声，像被蛇咬了一口。他小心地看了赵母一眼，说要不你们再劝孩子吧，天下好学校太多了，干吗非要跑那么远去吃又腥又咸的海蛎子呢？可是赵逸民却深知儿子的脾性，叹口气说命该如此，福祸凶吉就全随他去吧。

赵家鸿并不知道给自己会给大人们带来这么多的烦恼，反而像抢了绣球的舞狮一样，兴冲冲地骑车出去了。正值夏收时节，刚出西城门，一望无际的田野就在眼前展开。麦穗沉沉，在热风中摇曳起伏；金葵团团，在烈日下灿然生辉。西凉一带虽然地旷人稀，但光照充足，物产丰饶，美酒自汉唐以来就驰名京华。改革开放之后，连续十多年农业丰收，存粮堆积如山，让酿酒业又成了公认的摇钱树。

赵家鸿一径来到了酒厂家属区，见到了垂头丧气的章怀玉。两人从穿开裆裤起就是好搭档，玩偷雷的时候一个奋勇冲锋，奇招迭出；一个坚守老营，死缠烂打，配合得天衣无缝。可惜高考只许单兵作战，否则赵家鸿宁可自降一档，也要将好兄弟拖出苦海。既然是自家人，就没必要抒发假惺惺的怜悯了，赵家鸿说你爹刚才去我家了，八成是为了复读的事儿。“你放心，我爹一定会给你选个好班的！”可章怀玉一听直摇头，说凉州酒厂近期要选二十个人到商学院委托培养，也许这是一条出路。原来，当年的章天一和赵逸民一样都是拿死工资的教书匠，但是下海不过十年，如今已经成了名闻四方的现代陶朱公。作为酒厂厂长，要把儿子塞进这份名单自然易如反掌。可是，赵家鸿听了却大不以为然，竭力鼓动自己的好友重整旗鼓，还说你的文科底子很不错，何不改个方向？——在理科生眼中，学文科似乎只需要记忆力强，并不需要太高的智商。



章怀玉嘴上说放弃了，其实心里也不甘心。就像古代官员视科举为正途一样，在这个年龄阶段，又有哪个自尊的青年愿意倚靠爹娘的权势来挣饭碗呢？加上他一向信服赵家鸿，于是心意回转，不再提那件事了。可是没过几分钟，赵家鸿自己却期期艾艾地又转了回来。

“你能不能跟章叔叔说一声，请他预留出一个委培的名额？”看着章怀玉纳闷的神情，赵家鸿的脸色有点发红了，“我想把它留给陈嫣红——你知道的，她的数学太差了，到现在连函数和常数都分不清。”随即，看到了章怀玉似笑非笑的表情，又连忙辩解道：“你可别瞎想！她和我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只不过是同桌而已。”

章怀玉双手一摊说我什么也没想啊，心中却在笑赵家鸿欲盖弥彰。作为校园一枝花，陈嫣红是全体男生的最大公倍数，而赵家鸿却是她的最小公约数。说来有趣，高中三年本该拼命冲刺，可陈嫣红却满脑子轻歌曼舞，一心全放在办晚会、搞联谊、出墙报。这些事当然不是一个人能撑下来的，她又吃不得苦，遇到困难就粉泪簌簌。于是，赵家鸿作为救火队员，少不得客串了撰稿、编辑、美工甚至裁缝、油漆匠等各种角色。

临出门的时候，赵家鸿还不太放心，又加上了一句：“这事若办成了，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她是我出的主意啊！”“这当然了！甜言蜜语你要留着自己说，那才叫有情调呢！”章怀玉早就想好了，一俟事情办成，立即告诉她真相。他虽然读书比不上赵家鸿，可家中天天客人盈门，什么层面的人物没见过？当然更懂得人情世故。

赵家鸿捶了他一拳，跨上单车一摇一晃地走了。此时，暮色已经降临。太白星在西天闪亮，红色的晚霞中，有一片突兀而起直刺苍穹的黑影，那是祁连山的主脉。在赵家鸿眼里，它仿佛高耸的灯塔，搏浪的船帆，甚至游弋的鱼鳍，让他想起了很多关于海洋的传说。他一路走神，差点撞翻了街边的一个烧烤摊。卷毛胡子的主人一看，立即瞪眼骂人了。“你瞎眼了？没头苍蝇乱钻什么？！”

赵家鸿心情好，不想和人斗气，笑嘻嘻地丢下一句：“对不起，我还以为这是个露天的呢！”又悠然骑走了。等主人和食客们闻出话里的臭味想揍他，已经不见了踪影。不过，本要回家的他突然拐到了城北的地委大院里。之



前，他曾经来过陈家几次，可这还是第一次单独上门。陈嫣红的母亲一见，仿佛天上降下了一个罗汉，茶几也变成了供桌，水果甜点摆了个满满当当。片刻之后，她回到了客厅，又气又好笑地说：“你自己进去吧！她哭了一整天，连饭也不吃，躲在屋子里不肯出来。”

赵家鸿犹豫了一下，虽然二人一向亲昵无间，可他心中毕竟有分寸，知道直入香闺与礼不合。一抬头，却见陈嫣红自己泪汪汪娇怯怯地走了出来。

“我的眼睛红了一圈，难看死了！”她用双手遮住了面部，不肯让赵家鸿直视自己的眼睛。她最在意自己的形象了，即使下楼拿瓶牛奶，也要照三遍镜子才出门。虽然化学一塌糊涂，可是小小的化妆盒能组合出多少绮丽的色泽，她却心有灵犀，不时变幻出纯如雪、媚如水、艳如花、甜如蜜的风情来。赵家鸿见了，心中暗笑不已。因为每次模拟考试下来，她总要哭一鼻子，可从不肯变得稍微用功一点。不过，他今天的身份毕竟不是眼科医生，于是立即把委培招生的消息吐露了出来。

“你明天赶紧去报名吧！这个机会可难得了！”虽然高考的录取工作还没有开始，可是赵家鸿知道与章怀玉不同，陈嫣红已经没有复读的必要了。

“我可不想去酒厂工作。那股糟味，隔着半座凉州城也能闻得到！”陈嫣红噘着嘴说道，红唇像个浑圆的气泡鼓了起来，真是可爱极了，让人恨不能咬一口。优裕的家境和父母的溺爱，让她考虑问题时显得简单又随意。可即使如此，她也明白当前的分配政策：研究生是自由恋爱，想跟谁都随自己的心意；本科生是包办婚姻，虽然选择受限，起码要讲究个门当户对；而委培生干脆是童养媳，一进婆家门就要低眉顺眼。

“这件事我也听说了，”一边的陈母插话了，“不过，人家考核的依据主要还是高考成绩。咱家小红那点分数，我看真没什么戏。”她可比女儿实际多了，知道委培生的名头虽然听起来不响亮，可也算是明媒正娶，出来工作享受的一样是干部待遇。

“你一定要去。我已经——哦——我已经听说，他们也很看重面试的表现呢！”赵家鸿怕说多漏了嘴，又不好意思留下来吃饭，赶紧起身告辞了。回家的路上，想起刚才的情景，他一边微笑，一边摇头。

让赵家鸿多少有点意外的是，陈嫣红竟然顺风顺水地入选了。原来，陈



父在凉州也是有头脸的人物，自然不会坐在家里等天上掉馅儿饼。但很显然，章怀玉这个内因还是起了临门一脚的作用。陈嫣红的父母感激之余，专门摆下了酒席来答谢两位救美英雄。章怀玉没那个心情，而赵家鸿也不肯领情。他不去，陈嫣红也不敢来，因为全年级的女生都知道，赵校长是个老古板，最见不得少男少女扎堆厮混了。

在此期间，赵家鸿也接到了星海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大红的封面，烫金的校名，像个婚礼请柬，还有一句“美丽的凌水河欢迎你”。赵家鸿知道，那是一条横穿校园奔向大海的小河，就像此时的自己。于是，耳边仿佛听到了澎湃的潮音，心也像柔波一样荡漾起来。

赵家鸿在言语上达到了忤逆的标准，可在行为上还没坏了良心。准备行装的间隙，他架好了烟囱，买好了粮米，还堆了半院子的煤块和白菜。不到九月，河西走廊的夜晚已经下霜了。如不早做准备，北风一刮就结冰了，住平房的爹妈可要遭罪了。远行的前夕，父子之间又谈了一次，这回可一点硝烟味也没有了。

“既然出去了，就不要再回来了。”这句话，赵家鸿从小到大不知道听过了多少遍，最近的一次是去年送姐姐远嫁武汉。很显然，父亲不喜欢这个栖身了数十载的塞外小城，尽管在这里得到了一个贤惠的妻子和一双可爱的儿女。父亲不是土生土长的凉州人，那他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呢？赵家鸿不清楚，因为赵逸民对自己的过去总是讳莫如深。章天一是唯一的知情人。可是，通过章怀玉打听回来的情况却是如此空泛：当年国家号召支援边疆，两人都是一腔热血的好青年，于是结伴西行，最终在此落脚。

谈话结束了，赵逸民将一个已经锈蚀的铁匣子交给赵家鸿，嘱咐他到大连后交给一个名叫朱非烟的人，又说事情办完之后，就不要再去了。赵家鸿答应了一声，看到了父亲鬓角出现的缕缕白发，心里有点难过。想说几句体贴话，可怎么也说不出口。

夜已经深了，他刚要睡觉，章怀玉却悄悄溜了进来，腋下还夹着一个纸包。不过，没等赵家鸿做出反应，他就一个劲摇头说错了错了，我可不敢领这份空头人情！赵家鸿看到了粉红的彩带，就明白了怎么回事。不过，在那个年龄阶段，他只知道帮女生是一件多么豪爽的事情，而不觉得走后门是一



件多么可耻的行径。

章怀玉看见了录取通知书，满脸艳羡之色。赵家鸿说自己去领它的时候，才知道你们班的李乾龙也考取了星海大学，两人还差点撞了车——我当初想报的也是计算机系。可爸爸说学校你说了算，专业就得由他定了。可是章怀玉正沉浸在惆怅之中，没听出他话里的牢骚味道，只问“管理”这个专业是干什么的呢？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研究生产经营什么的吧？”赵家鸿无师自通地回答道，继续抒发着自己的不平，“爸爸说我虽然数理化成绩不错，可是性情佻达多变，天生不是踏踏实实做学问的料，所以最适合学这个了。”

“那你将来毕业不就和我爸爸一样了吗？”章怀玉一听，顿时肃然起敬了。“这可乱说了！天下哪有从书堆里钻出来的企业家呢？”赵家鸿赶忙截住了他的话头。对于那个既是同学的父亲，也是父亲同学的章天一，赵家鸿虽然不愿意亲近，可依然要表现出起码的尊重来。因为章天一确有过人之处：这两年，由他主持开发的“西凉”牌系列白酒，已经雄霸西北市场，据说还获得了不少国际金奖呢！

“明天你来送我吗？我带的东西可不少呢！”出门的时候，赵家鸿说了一句，马上就后悔了，这不等于将好友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受辱吗？于是赶紧改口说不麻烦你了，我们明年春节再见吧！章怀玉点点头，略带伤感地说到了一个新天地，一定会交很多新朋友，可别忘了给老朋友写信哪。两人握手道别后，章怀玉已经骑到了巷口，却突然停了下来，回头叫了一句：“我觉得——你最好不要和李乾龙一起走！”

“为什么？”赵家鸿奇怪了。在拿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他已经和李乾龙约定了同行——当然是赵家鸿先开的口。“他那个人有点——咳，我也有点说不清楚，你以后就知道了。”章怀玉话没说完就消失了，留下了满脸惊愕的赵家鸿。

回到屋里，赵家鸿将纸包撕开，里面是一个手掌大小的录音机。如此精巧的电子产品，在凉州市面上是看不到的。显然，陈嫣红为此费了不少心思。赵家鸿把它小心塞进了行李，就上床了。整个晚上，他都翻来覆去不能成眠，听着父母在隔壁的絮絮低语，还有院子里蟋蟀的唧唧声，突然流泪了。



尽管章怀玉反对，赵家鸿还是和李乾龙一起上路了。和他们同行的还有一个女生，是邻居的亲戚，也要去大连读书。凉州自古以耕读闻名西北，出游学子众多，途中相互照顾是应有之义，何况这是三天三夜的远行，一个孤身姑娘怎让人放心得下？清晨，赵家鸿一到车站，就见到了那个名叫田蕊的瘦小姑娘。赵家鸿寒暄了两句，她却腼腆得把嘴巴都落到家里了。一直等到车要进站了，李乾龙才出现在了月台上。原来，他一直待在贵宾候车室里——这是卧铺乘客的权利，也不知道他怎么混进去的。

状元也分文武，好学生当然不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同样是三元及第，李乾龙是校、市、省三级三好学生，可谓品学兼优；而赵家鸿是三门单科竞赛的获奖者，也算禀赋特异。同样是校园的风云人物，校长的儿子赵家鸿总会惹起一些风言风语，而李乾龙却是云中的仙佛，一举一动永远不犯错误。同样是跨世纪的可塑性人才，赵家鸿就像新面世的塑钢门窗，名义上有个“钢”字，内质其实一点铁元素都不含；而李乾龙见了谁都彬彬有礼，笑容可掬，像一朵永不凋谢的塑料花，无论真假都让人赏心悦目。

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第一个秋天，晨风清凉，残月沉沉。火车喷着白汽冲过来了，鸣笛尖厉，钢轮铿锵。人声喧沸中，赵家鸿让李乾龙断后，自己拉着田蕊先冲了上去。一通顶撞折冲之后，终于挤出了巴掌大小的容身之处。为了安放一个小马扎，赵家鸿受尽了旁人的白眼，似乎埋下去的是一颗地雷。等田蕊终于坐下了，赵家鸿才舒了一口气，可很快就发现这不过是痛苦的开端而已。大家都知道，中国铁路通南北于一线，瓶颈是谓；化万姓为一鱼，沙丁是名；融百味于一体，鼻塞是福。不过半个小时，赵家鸿就觉得李白这家伙真是矫情，走了一段蜀道就大发感慨，如果把他塞到这个铁罐头里，尝尝现代行路难的滋味，没准李白会绝望地拍着车窗大叫：“铁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虽然肩负保镖的重任，可是两个男生也不是电线杆，就各自去找能歇脚的地方了。赵家鸿乱串了一气，看到一群粗犷的新疆学生打牌，就凑过去看。这几个人从乌鲁木齐出发，憋在这个小格子里好几天，早就不辨曦月了，也不知什么时候，才发现身边突然多了一张陌生面孔，吃惊地问你怎么钻进来的？赵家鸿笑嘻嘻地说小圈子多没意思，独乐了不如众乐乐。其实，



他不过是借此机会让屁股与座位有个亲密接触，以免大腿静脉曲张——直到今天，赵家鸿仍然认为培训推销员的最好办法，就是买张站票赶上长途火车。那时节，他们想不学会与人打交道都不行。

新旅伴们见他一口普通话，说你是一个还乡团吧？见他茫然，改口说你一定不是西北土著，而是支边人家的后代，现在借高考的机会杀回去吧？他们的确猜对了，可是不知出于何种心理，赵家鸿却矢口否认了。人家又说即使你是只土鸡，将来也会孔雀东南飞。赵家鸿说家乡土肥水甜，人情浓厚，并没什么不好。对方听了直撇嘴，说你是不是在装傻？沿海城市都是花花世界，楼多钱多时髦女人多，你看一眼就拔不出来了！哪像我们都是石油子弟，毕业后还是一辈子待在沙漠里看蜥蜴！赵家鸿听了似信非信，心里只是感到好笑，没想到自己对东部的第一印象，竟然来自于一群比凉州更遥远的西部人！

当然，赵家鸿玩乐之余，隔一阵子就跑回去看田蕊一眼，问她要不要喝水吃东西。田蕊总是微笑着摇头，似乎自己是个精通辟谷之术的道人，只凭悠悠一口气就能活下去。

在满目荒草白沙的西北旷野里，时间仿佛也像道边的景色一样凝固住了。一个漫长的白昼过去了，黑夜终于让车厢里安静了下来。当东方再次发白的时候，浑身燥热的赵家鸿醒了过来，才发现自己正卧在一个哈密瓜袋子上。他起身往回走，还差点踩到一个从座位底下爬出来的人。

隔着老远，他就看到了田蕊那双惶急的眼，可直到他的耳朵贴到她的嘴巴上时，才明白她想干什么。于是，赵家鸿像个勇猛的工兵一样在车厢里开路，为了抢占位置，他差点和一个内急的中年男人动起手来。等了好久，田蕊终于从厕所里出来了。可是她的人摇摇欲坠，脸色也是一片惨白。赵家鸿无意中向下一望，顿时大吃了一惊，因为她的裙子上有一大团圆形血迹。

“你怎么了？”赵家鸿毕竟太年轻了，没想到她恰巧来例假，还以为她在厕所里不小心滑倒了呢！他不问还好，这一问，田蕊倒抽抽搭搭哭了起来。心慌意乱的赵家鸿扶着她往回走，一抬眼看到了刚从餐车里钻出来的李乾龙，立即叫了过来，然后在众目睽睽下，像深山探宝一样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了身份证和几张钞票，让李乾龙去找列车长碰碰运气。



李乾龙真有能耐，不一会儿就拿来了一张卧铺票。安顿她躺下后，赵家鸿说如果你还是感觉不舒服，我们下一站就下车，反正手中拿的是通票，在路上走一个星期也无所谓。满怀委屈的姑娘听了，终于止住了泪线。之后，赵家鸿满车乱串，终于从一个抱小孩的少妇手中讨到了一包红糖。伺候田蕊喝下入睡后，两个男生来到车厢口嘀咕了起来。李乾龙埋怨说你怎么能骗她呢？火车不是出租车，不开办招手停业务。赵家鸿笑笑说你不用担心，这个女生虽然看起来脸嫩，其实要强得很，绝不会拖累我们。李乾龙听了不说话，过了片刻，又拿出了一百元钱，说这是田蕊给的，卧铺钱她要自己出。赵家鸿好汉专业户当惯了，虽然没了一个月的生活费有点肉疼，可是知道田蕊家境并不太好，说主意是我出的，怎能让她破费？

又一个深夜，列车终于到达了北京。三个人要出站办签转手续，赵家鸿新结交的虬髯大汉们说不必了，换车又不是出国，何必那么麻烦？于是，带着他们像铁道游击队一样在站台间钻来钻去，找到了即将发往大连的直快列车。现在，车厢里还没有人影。几只雄劲的手臂将车窗掀开，把三个新生连同行李像卸货一样丢了进去，然后大声给他们上了人生旅程的第一课：每节车厢的最后两个座位是预留不卖号的，如果乘务员来轰你们，塞十块钱就行了。千万别多给！

赵家鸿照此办理，果然一切顺利。第二天天一亮，火车就驶入了东北大平原。道边依然是连绵的树林，但颜色变得浓郁，甚至有点阴重，空气也潮润了许多。一路所见，是敞亮的瓦房，茂密的果园，波光粼粼的鱼塘，机械收割的麦田，蛛网似的高压电线。除了湿气和阔气，原野里还有一股子火气，那是红云一样的高粱地，将天际线延伸到了远方的森林。

列车上的人也越来越少。进入辽东半岛后，整个车厢已经空空荡荡。紧张的神经一旦松弛下来，另一种被压制的情绪就像雾气一样迅速弥漫开来。整个下午，赵家鸿一直趴在窗口向外看，一动也不动。

从天之涯来到了海之角，他的心里竟然涌起了几丝与年龄不相称的沧桑。中国人向来喜欢把小私心藏在大道理下，古人所谓之乡愁，说穿了就是恋家。直到现在，赵家鸿才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是个没有根的浮萍了。眼前的新生活，虽然曾令他无比向往，可当它真的到来时，自己竟然有种莫



名的害怕。

田蕊就坐在他的对面。略显稀疏的头发，光洁但有点泛黄的双颊，在小脸上显得过大的眼睛——说实话，除了长长的睫毛，她的五官每一部分都算不上佳品，可是赵家鸿突然发现，当它们组合在一起时，尤其在夕阳的斜照下，竟然散发出莲花瓣一样的洁净。

田蕊发现自己被人注视，脸上浮起一层红晕，说多亏了你，要不然我真担心自己会死在半路上。狭窄的空间，紧张的环境，会催化陌生人之间的关系，要么依赖，要么除之而后快。显然，她已经把赵家鸿当作了自己的保护神。可是，赵家鸿却不敢专美，说我没做什么，真该感谢的是李乾龙。田蕊听了轻轻摇头，还要说什么，一抬头看到李乾龙正笑着捧了几个大苹果走来——辽南正是中国苹果之乡，就闭上了嘴。

在苍茫的暮色中，这次横跨北中国的旅程终于结束了。一出车站，满眼都是招展的旗帜和晃动的笑脸。坐上了外语学院的校车，田蕊的眼圈又红了。赵家鸿安慰她不要难过，寒假我们还会带你回家的。田蕊也说了两句，可是四周喇叭声大作，赵家鸿一个字也没听清楚。

入学后的第一个星期，赵家鸿简直失望到了极点。凌水确实是一条小河，小到让人怀疑究竟还算不算一条河。不管什么时候，水面上总是浮着一层暗绿色的黏液，看不出下面的水是否还在流动，而空气中弥漫的气息更加重了这种猜疑。不过，你也千万不要因此小瞧了它，因为它就像隔绝阴阳的冥河一样，将偌大的校园一分为二。

东山是教学区，一片冷峻的灰色建筑伫立在起伏的丘陵上。名校如古董，要一脸斑驳满身锈迹才值钱。所以，这里的走廊如墓道一样狭长幽深，自习室如棺室一样灯火长明，实验楼的瓶罐像冥器堆叠积灰，鸟粪侵蚀的圣贤雕塑也裹上了一层金缕玉衣。赵家鸿第一次去图书馆，随手翻出了一本《孤星血泪》。借阅卡的记录表明，它的第一位读者如今已经作古。赵家鸿心头一惊，以为自己也像少年皮普一样，被送到了“活死人”哈维汉姆小姐的家中。

西山可就陡峭多了，十几幢砖红色的宿舍楼，像骨牌一样排列而上，很能锻炼学生的脚力。报到的当天下午，赵家鸿按捺不住兴奋，爬到了这个校



园的制高点。举目四顾，秋阳柔和，海雾氤氲；苍山一线，松林如烟。正在陶醉之时，突然觉得脚下有点异样。低头望去，才发现山坡下就是一个饲养场，几口大肥猪饱食之余，正呆呆仰望着自己。现在，赵家鸿终于知道了食堂里大桶剩饭的去向。

赵家鸿的寝室号是319，让人联想起火警，不过旁边紧挨着水房，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和全中国的大学宿舍一样，319本来也是八仙聚会，可惜一人因病休学了。七人来自天南海北，按照冠冕堂皇的说法，今后就是异姓兄弟了。但实际上，他们更像掉进了一个陷阱的豪猪，惊吓之余，都显得小心翼翼，既要收敛起自己的锋芒，也要时刻提防着别人的袭击。可是没过多久，年轻心性就大发作了，又变成了关进同一个笼子的鹦鹉，虽然口音各异，但个个利齿如刀，唯恐落了下风。辩论往往从晚饭开始，直到最后一人被瞌睡击倒为止。

能考上星海大学的都是关公，个个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战绩。与之一比，赵家鸿就像一只深山的锦鸡，平日临水照影，自鸣得意，进了动物园才知道，自己艳不过孔雀，跑不过鸵鸟，巧不过八哥，不过是只凡鸟而已。更糟糕的是，他次次参与夜谈，结果却无一不是自取其辱。原来，在南北各色人的眼中，凉州不过是古诗、烽火、蜥蜴、沙枣糅杂的不毛之地。赵家鸿满脑子还是“凉州大马，横行天下”的自豪，而人家唯一感兴趣的问题竟然是：赵家鸿是否每天骑着骆驼上学？其实，如果时光倒退一千年，丝路未断而海路未开之时，“七里十万家”的凉州正是商旅如织、胡汉杂处、桑柘繁稠之地，在中国的名头绝对不亚于今日之大连。

于是，每当夜深人静，听着耗子在墙壁中窸窣窸窣的流窜声，赵家鸿就情不自禁想起了昔日的高中同学，有人崇拜他，有人嫉妒他，可是无人不知自己是个响当当的角色！而眼前这六个家伙却个个面目可憎，简直像怪胎一样，眼睛长在了头顶上，嘴巴生在了屁眼里！

赵家鸿感到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可是天下落魄的远不止一个人，至少他没有听到辅导员王红军的叹息声。在管理系，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套用生理学的名词就叫“隔代遗传”。老师们都说，凡是单年入学的学生总是聪明伶俐，而双年的则朴实厚重，就像千层饼一样一目了然。

然。王红军是刚刚滚蛋的八六级的老学长，所以一定是个好人，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否则的话，也不会被系领导强留下来了。他不能到广阔天地中施展一番拳脚，自觉一番雄心都化为了泡影，可在有一定社会阅历的人看来，这倒未始非福。

王红军不能总沉湎在身世之伤中，因为新生入学时，总有一大堆麻烦事要处理。这不，上午刚从车站截回了一个想家想疯了的女生，晚上入睡前，男生那里又爆发了一起斗殴事件。不过，等王红军光着脚冲进319寝室时，冲突已经结束了。

强悍的关东汉子崔锋死死抱住红了眼的赵家鸿，小四川郑赞则按住了比自己还矮一个头的吉林小伙金哲；横在两个角斗士中间的是老大哥刘大水，一个性子和水牛一样温厚迟缓的保送生；小浙江王子奇一张娃娃脸惊得苍白，躲在上铺的蚊帐中不敢下来；而一身仙肌鹤骨的京油子宋弘道竟然还能笑出声来，说男人为了女人决斗毫不稀奇，稀奇的是你俩竟然要为一个女人的声音拼个死活！

冲突的起因很简单，那就是金哲好奇心过了头，见赵家鸿放在床头的那台小录音机太稀罕了，就动手摆弄了一下。

“鸿哥：这是我送你的礼物，喜欢吗？离开家乡以后，你还会记得我吗？”突然从蚊帐中冒出一个娇滴滴的女声，把一群赤身光膀的小伙子吓了一跳。恰在此时，洗漱完毕的赵家鸿也踏进了房门，他先是目瞪口呆，随即面红耳赤！原来，粗心的他没有发现：陈嫣红还在录音机里装了一盘录好的磁带！怪不得之前他翻遍了礼盒，连一个字母也没有找到呢！要知道，逢年过节陈嫣红最喜欢给同学发贺卡了，还写上一堆祝福话，而赵家鸿的那一份几乎相当于教堂的赞美诗。

金哲见赵家鸿脸色大变，才意识到撞破别人的隐私大大不该。不过，他马上关掉录音机倒也罢了，坏就坏在还多说了一句话，一句匪夷所思的话：“女——流——氓——可——爱！”

众人一愣，顿时哄然大笑。赵家鸿血气一涌，一拳直击胸口，将金哲打了个五体朝天。可金哲也不是好惹的，仗着自己重心低，干脆来了个抱腿顶腰，要将赵家鸿掀翻在地，没想到却被人家顺势压在了胯下，差点当了个现